

小议认知观照下爱情隐喻的翻译

魏李隼

摘要：隐喻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使用现象依次经历了传统的修辞学研究、语义学研究、语用学研究到认知语言学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文化因素对隐喻的影响。爱情作为人类情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其隐喻表达广泛存在于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中。从文化角度出发来探讨爱情隐喻的翻译可以有两大策略：保留策略和转化策略。前者包括直译、换译和补译；后者包括明喻译法和释义译法。

关键词：隐喻；文化；爱情；保留；放弃

作者简介：魏李隼，女，讲师，文学硕士。（浙江中医药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310053）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 (2012) 01-0121-04

在人类社会生活中，隐喻表达古已有之，它是人类认识外部世界和表达内心思想情感的重要方式。爱情作为人类情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其隐喻表达广泛存在于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中。本文从影响隐喻认知的一个重要因素——文化角度出发来探讨爱情隐喻的翻译。

一、隐喻翻译研究

传统观点认为隐喻是语言使用的一种特殊的修辞现象，是一种比喻的方式。翻译的语言学派就是将隐喻纳入纯语言的范畴，运用语言学原理，将隐喻作为一种修辞格来研究。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在他的《论翻译的方法》（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中，将隐喻的结构分解成喻体、本体和喻义三部分，然后在译语中从不同角度找到各自对应的语言表达方式，再在译语中尽可能地重建隐喻或是用其他的方法替换，从而提出了隐喻翻译的七种具体方法：①在目的语中再现同一喻体；②用目的语中的标准喻体取代源语中的喻体；③用明喻翻译隐喻；④以明喻加注释的方法翻译隐喻；⑤把隐喻转换成意义；⑥删略法；⑦再现源语隐喻加释义。^[1]这对隐喻翻译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从认知的角度研究隐喻起步较晚，但爆发出了强劲的生命力。认知语言学承认隐喻是语言的使用形式，同时更强调隐喻是人们认知世界的方式。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是人们借助事物间的联系，运用已知的概念来认识未知概念的一种方式，这种过程无疑是一种思维方式。正如莱科夫和约翰逊所说的：“隐喻认知是通过一个认知域内的经验或范畴来了解另一个认知域内的经验或范畴。”^[2]相似性是隐喻形成的前提。但已知与未知之间的相似性的选择及确定，又依赖于不同文化对语用者的影响和制约。^[3]克里斯蒂娜·舍夫纳（Christina Schaffer）明确提出，隐喻翻译的问题在于源语和目标语以及源语文化和目标文化之间的文化差异。^[4]目前国内也有不少学者从文化角度探讨隐喻翻译，肖家燕、王小路指出隐喻翻译不应以求同为目的，而应以文化和心理两方面的适切性为目标。^[5]可见，文化因素在隐喻的翻译研究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爱情隐喻翻译

爱情是人类社会交往中最美好的感情之一，其隐喻表达广泛存在于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像“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将爱情进行到底”、“死了都要爱”等等表述，在人们生活中随处可

见。既然文化对隐喻的产生和使用起决定性的作用,那么对爱情隐喻的翻译同样离不开对文化的考量及其对翻译的影响。一般来讲,在认知观照下,爱情隐喻翻译的处理可分为两类:保留和转化。

(一) 保留策略

保留策略是指在译文中保留原文中的隐喻形式,即以隐喻译隐喻。保留策略适应于英汉两种语言中认知对象大体对应的隐喻。虽然各民族文化各异,但是爱情作为人类共有的美好的情感,同时人类在认识客观世界时所获得的经验具有相似性,从而产生的有关爱情的认知自然也存在很大的相似性,所以,不同民族的语言中存在许多源域向目标域映射方式相似的隐喻。这给对等翻译提供了理论基础。保留策略的好处在于既反映了原文的内容,又保留了原文的比喻,保留了源语隐喻的民族、文化色彩,又帮助目的语读者更多地了解源语的文化特色。

在爱情隐喻翻译中,目的域是不变的。因此隐喻的保留翻译策略的应用关键就在于对原语隐喻中源域即喻体的处理的方式的选择。根据喻体在译语中的再现方式不同,保留策略又可分为直译、换译和补译三种方法。

1. 直译

直译是指在译文中完全再现原隐喻中的源域的内容和形式的方法。由于人类的基本感知有相似性,对爱情这一亘古的主题,某些表达是两种文化背景的人都能理解的。如彭斯的 *A Red, Red Rose* (《一朵红红的玫瑰》):

O my love is like a red, red rose, 我的爱人啊! 像红红的玫瑰,

That's newly sprung in June; 在六月里初放。

O my love is like the melody, 我的爱人啊! 像乐曲,

That's sweetly played in tune. 甜美而悠扬。

可采取直译法的爱情隐喻必须是喻体类似,如上例所示,爱情的甜蜜在中英语境中都可以用香甜的花朵和美妙的乐曲来体现,如中国诗词中的“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涉江采芙蓉》,南朝梁萧统)。直译法的条件是文化内涵基本一致,甚至句法关系也基本对应。换句话说,关于爱情的隐喻结构基本一致,则可采取直译法。再看英汉语中的其他例子:

(1)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你是我的阳光。我唯一的阳光。

(2) There is no remedy for their marriage. 他们的婚姻已无药可救。

(3) 爱已脱轨。The relationship is off the track.

(4) 爱情的火花在胸中迸发。The sparks of love burst out in the chest.

(5) 他将对她的爱慕一股脑儿倒出来。He poured out his affections on her.

2. 换译

换译就是指用译语中其他喻体形象替换原隐喻中的喻体,从而更好地传达隐喻意义的方法。语言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表达内心情感的工具,而人类的经验源于人与大自然、人与人的相互交流和认知。不同民族由于社会环境、历史传统、宗教信仰方面的差异,他们在使用隐喻时就有可能使用不同源域的形象,来映射相同的目标域。对于这一类隐喻,译者可以采取换译方法,改变原文隐喻源域中形象,以达到语用意义对等。

换译法特别适用于当原隐喻中的喻体形象无法在译语中激发相似的联想,同时原隐喻中的目标域在译语中有已经习惯的爱情隐喻表达的情况。即用译语中合适的喻体,来替换掉原语隐喻中的认知源域,从而达到喻义的大体相等,避免因文化联想差异带来的意义传达上的变形。换译的优势在于在语义准确表达的前提下,将原文的比喻替换成译入语中的常用短语,用法地道,是译语读者容易接受的。比如:

(6) “You see him through rose – colored glasses but later you will be able to see him as he is.” “你是情人眼里出西施，觉得他什么都好。不过不久后你就会看清他的真实的一面。”

中国文化中早就有“情人眼里出西施”的说法，用来对译“see sb. through rose – colored glasses”，语义贴切，形式生动自然，易于理解。如直译为“透过玫瑰色眼镜看人”，译文生硬，反而会引起费解。再如：

(7) At the touch of love everyone becomes a poet. 每一个沐浴在爱河中的人都是诗人。

(8) 我想我坠入情网了。? I think I’ m in love.

(9) 有情人终成眷属。All shall be well; Jack shall have Jill.

应该看到，换译对译者的要求较高。译者必须对英汉语两种文化非常了解，能做到将原文的神韵融会于心，能对原文进行正确全面的分析，准确把握词语意义、色彩和文化历史内涵。同时，译者在翻译时，能在译语中寻找与源语表达语用意义对等的语言形式，将概念重新加以表达。

3. 补译

对于原语隐喻中的源域不能在译语文化中激起相似的联想，在译语中又难以找到译语读者习惯的隐喻表达的情况，出于文化传播的目的，有时候我们可以保留原喻体形象，同时补充对原隐喻的解释，来补偿因文化信息缺失导致的认知域真空问题，这种翻译方法称之为补译。补译本质上讲是直译加释义的方法。补译与换译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补译不仅保留隐喻的形式，而且直译出原隐喻源域的内容和形式；而换译仅仅保留了隐喻的形式，而在译语中的喻体是与原隐喻中的喻体不同的。

补译在形式上看，有点类似于汉语中的歇后语结构。汉语歇后语“一般由前后两部分构成。从修辞的角度看，前一部分一般是一个比喻（a figure of speech），常称“喻体（vehicle）”，也叫“比（comparison）”；后一部分一般是比喻的真正含义，由喻词（comparative word）构成，也叫“解”（reference）。后一部分若是说明本意的，也可称“本体”（tenor）^[6]。因此，补译可以看作是“直译+解”的结构。试看下列：

(10) Lisa has been hit by Cupid’ s arrow. 丽莎被丘比特神箭射中，陷入爱河了。

此例中，保留了文化色彩词 cupid’ s arrow（丘比特神箭），同时增加了一个“解”（陷入爱河），使形式与语义都得到了转换。再如：

(11) Peter laid siege to Elizabeth and finally won her hand. 彼得拼命追求伊丽莎白，终于牵手，结为夫妻。

(12) 情侣们总喜欢徜徉于花前月下。Lovers are fond of strolling amidst flowers and in the moonlight – – ideal settings for amorous dalliance.

补译的关键在于准确把握原隐喻中的文化色彩语词的内涵和特点，做好在译语中的解释和说明。

总而言之，直译、换译和补译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留原语的隐喻形式，在传达意义的同时，兼顾了形式，能使译文读者感受到异域文化的迷人之处，尤其是领会其他文化中的人们对爱情这种美好感情的表达，加深对异质文化的理解，以更好地推进文化交流和传播。

（二）转化策略

转化策略就是放弃原语隐喻的修辞形式不译，而通过其他方式来传达原文语义。因为对隐喻的翻译，要传达两种要素：语义和形式。尽管英汉两种语言都有隐喻的存在，并且各民族都存在思维上的隐喻性。但是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看，对于某些隐喻的表达，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读者对隐喻的产生和认知是不同的。这就造成了隐喻翻译的困难。因此从达意的角度出发，对隐喻的翻译还可采取转化策略，即抛开原隐喻形式借助其他方法进行翻译。

转化策略通常包括两种翻译方法：明喻译法和释义译法。

1. 明喻译法

奈达指出：“所谓翻译，是指从语义到语体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信息。”^[7]当原语中的隐喻无法在目的语中用隐喻译出时，我们总是寻找一种最自然最切近的表达。隐喻从本质上是比喻修辞的一种形式。因此，我们可以采取以明喻来翻译隐喻，化隐为明，以尽可能地取得最切近的语义和认知效果。如：

(13) Love and cough cannot be hidden. 爱情像咳嗽一样是掩盖不了的。

(14) I was magnetically drawn to her. 她像磁石般吸引着我。

(15) 咱俩就是针和线，永在一起心穿心。We two are like needle and thread, hearts are together forever.

(16) 他们是一对形影不离的鸳鸯。They are always together just like a pair of mandarin ducks.

2. 释义译法

当隐喻中源域的形象对目的语读者非常陌生，移入译文显得晦涩难懂，或者其形象移入会引起不同联想，而且其形象在上下文中无足轻重，那就只要推导出其映射的意义，将其概略化译出，这就是释义译法。释义译法不拘于形式，是两种语言在形式结构及语义差异上的矛盾的一种较简便的调和。如：

(17) Love has its roses and thorns. 爱情有苦有乐。

(18) Love me, love my dog. 爱屋及乌。

从文化传递的角度出发，爱情隐喻的保留译法是首选。当然，具体采取何种翻译策略，还得要看具体文化习俗、审美情趣、语言语境等等各种因素。

三、结 语

对爱情隐喻翻译的研究可以推而广之到其他类型隐喻的翻译，其基本原理是类同的。翻译是一个动态的范畴，出于不同目的，针对不同目标群体，翻译的策略和方法应是多样的。随着不同民族交流的日趋频繁，文化因素给隐喻翻译带来的困难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 [1] Newmark Peter.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88-91.
- [2] Lakoff G,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20-25.
- [3] 魏李隼. 认知观照下的英汉隐喻[J]. 浙江科技学院学报, 2011(2):106-108.
- [4] 黄海军, 马可云. 隐喻认识观照下的颜色隐喻及翻译研究[J]. 中国翻译, 2009(5):66-71.
- [5] 肖家燕, 王小璐. 文化、心理因素对隐喻翻译的制约[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5):47-50.
- [6] 金惠康. 跨文化交际翻译续编[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4:457.
- [7] 谭载喜. 新编奈达论翻译[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9:11.